

● 东方诗学研究

陈宝琛《南游草》的南洋人文关怀

谭勇辉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 马来西亚 柔佛 新山 81300)

摘要: 本文从陈宝琛《南游草》的胜迹游览与名人交流题材中, 发掘他对南洋历史文化与华侨生活的关怀, 藉此体现其对 20 世纪初南洋华人古典诗歌的开拓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陈宝琛; 南洋华人; 南洋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7)05-0061-06

DOI:10.16246/j.cnki.51-1674/c.2017.05.010

晚清时期, 著名诗人黄遵宪、康有为、陈宝琛、杨圻、梁启超等游历南洋, 恰逢南洋诗坛方兴未艾的建构时期。他们虽大多短暂寓居, 交游圈子可能远逊于所谓的流寓诗人, 但他们的诗歌水平在总体上会比流寓诗人更胜一筹。

晚清下南洋的著名诗人中, 目前较受学界关注的仍是黄遵宪、康有为等。相比之下, 陈宝琛的南洋诗歌要显得沉寂许多, 虽然他是同光体“闽派”的主要代表诗人, 在中国近代诗坛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但学者对其南洋诗歌显然缺乏研究。

1906 年 11 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月), 陈宝琛以铁路募集股款之事远游南洋, 至翌年农历七月返抵厦门, 期间游历新加坡、槟榔屿、威雷斯雷、白蜡、吉隆坡、缅甸、苏门答腊、巴达威、茂物、万隆、加里曼丹、三宝垄、泗水、爪哇等地, 写下不少诗作, 后结集为《南游草》一卷。关于《南游草》的具体刊刻时间并不明确, 但相信是在归国后几年内之事; 如今传世的陈宝琛《沧趣楼诗集》, 其卷四即为当初的《南游草》。《南游草》收录了三十八题共六十二首诗歌, 作品年月“起丙午九月(1906 年 10 月)迄丁未二月(1907 年 3 月)”, 诗歌所涵盖的地域之广, 在晚清下南洋的诗人之中当属少见, 故值得对其作深入解析。

一、南下前的结缘

福建是许多南洋华侨的故乡, 故陈宝琛赋闲福州期间, 自然易获得来自南洋的消息, 而南洋华侨,

也对这位为官耿直的乡贤, 素有敬仰倾慕之心。陈宝琛亲赴南洋筹募铁路经费之前, 南洋的一些闻人就曾与他结识并联系, 然经过岁月的磨洗后, 如今尚留存线索的仅有两位:

(一) 槟城李丕耀

李丕耀原籍福建同安, 从事白米、轮船业, 崇茂商号东主。福建举人力钧撰于 1891 年的《槟榔屿志略》卷十《丛谈》载录李丕耀“题法堂中石柱”楹联^①。另外, 据卷五《名胜志》载, 李丕耀有别业名“澄怀园”, 常与名士宴会雅集。1884 年, 李丕耀捐资倡建福建公冢, 两年后, 适逢槟榔屿开埠百年, 遂将公冢命名曰“百年适成亭”, 李丕耀特地邀请陈宝琛撰写亭记, 即《槟榔屿闽商公建义冢记》。陈宝琛在文中交代了文章的缘起:

自海禁开, 闽粤间民游贾海南群岛者以亿万计, 所之既远, 亲故相失, 往往沦于异域而不能首邱, 气焕情漠, 势固然欤? 怡山僧微妙自槟榔屿归, 数为我言吾闽逆旅主人之贤, 屿有义冢葬闽之客死者。岁久不继, 吾商人屡谋广之, 三易地矣。最后购地于峇抵眼东, 凡东西若干步, 南北若干步, 辟路导泉, 筑亭其侧, 用白金八万两有奇, 恐后无考, 愿得余文记之。余应之而不暇以为也。去年水发建溪, 余为乡人延主赈事, 海南群岛多输金来助者, 而屿之人与焉, 由是遂相闻。李君丕耀复以前记请。^{[1]378}

虽然无法确定李丕耀究竟是寄函还是亲赴福建

收稿日期: 2017-05-06

作者简介: 谭勇辉(1982-), 男, 广东罗定人,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南洋华人古典文学。

请托陈宝琛。然而,这一段海外的文字因缘却让陈宝琛铭记于心。二十年后(1906年),陈宝琛趁着亲赴南洋筹款之缘,还特地游览槟榔屿的百年适成亭,只可惜当时李丕耀已经逝世,徒令陈宝琛倍感唏嘘。

(二) 星洲寓公邱菽园

陈宝琛下南洋之前,曾与侨居新加坡的闽籍诗人邱菽园通信。1906年夏秋间,邱菽园再三婉谢福建省政府邀请督办全省矿务之事,并作诗附谢,诗题云“李勉林尚书(兴锐)总制吾乡,欲以全省矿政交余督办,尝试籍绅陈伯潜来书,先容见余,不答,乃再三言之为通,其意甚婉,余终对曰:吾不堪也,并附诗谢。”^②按,陈伯潜即陈宝琛,由此可知陈宝琛曾关注过招纳邱菽园回乡出仕之事。可惜陈、邱两人的信函今已难得见。

在这次通信的更早之前,陈、邱其实已有过一次越洋诗歌酬赠。1902年(壬寅),邱菽园为陈宝琛这位赋闲的家乡前辈,主动遥寄了一首诗:

寄怀陈弢庵阁学宝琛

远天渺渺螺江水,长昼阴阴夏木居。

一代经师今不斗,百年霸迹古无诸。

风尘何适思吾党,造化安归此寄庐。

容日买山学偕隐,柴门相望使君车。^③

诗歌虽然对陈宝琛的仕途遭遇感到可惜,但主要还是表达对他长期乡居生活的羡慕。同一年内,陈宝琛写了一首诗回赠:

答邱菽园海南见寄

陆沉我正思浮海,市隐君翻说买山。

万里霜钟秋感气,重溟风雨倦知还。

诗骚古意元空谷,厨及高名自远寰。

闻道鹤书南下数,肯容跌宕钓屠间。^{[2]52}

诗歌开头含轻微的调侃意味,但恐怕陈宝琛自己也没预料到将在几年后实现“浮海”的梦想。颌、颈二联,言归乡赋闲反而能成就自己的节操和诗品。尾联转向对邱菽园的关怀,言有关当局已经注意到他的才能,而数次函寄招纳贤才的聘书^④。正巧于同一年里,邱菽园写了《答友劝出山》三首的婉谢诗。1906年冬天,陈宝琛抵达新加坡,他也许没有遇见当时人在槟城的邱菽园^{[3]80},不然两人理应会有一次精彩的唱和。

由上可知,陈宝琛在下南洋前早已声名远播,从而为他的募款活动铺下了人脉基础。

二、展现儒者情怀的诗歌主题

陈宝琛游历南洋近十月,主要在募款,行程之匆

忙可想而知,因此,他无法像其他长居某地的中国诗人那样,能够深入感受当地的风土民情。然而,他在短时间内所去的南洋地区,以及所接触的华侨,在数量和视野上却又远超一般游历诗人。陈宝琛游访的南洋城镇,都是华侨主要的聚居地,其间的所见所闻,大大决定了他诗歌的创作题材。笔者认为,陈宝琛南洋诗的主题有两大类,第一类与南洋的人文胜迹有关,而以宗教场所为著;第二类与南洋华侨有关。陈宝琛固然也描写了南洋的自然风光,但主要是从火车里或者船上见到的,故只能捕捉第一印象,虽然不乏新奇之感,但因分量太少而不足以成为代表特色。

(一) 游览儒释道胜迹

19世纪末的南洋,虽然已是各种文明交汇之地,但由于陈宝琛基本上只与当地华侨接触,所游览的胜迹也因此多与中华文化有关。不知是个人喜好还是巧合,陈宝琛笔下的南洋胜迹正好是“儒释道”三教齐备,从而为他的南洋诗歌添上一层恢弘的庙堂气息,这乃是其他游历诗人所不具备的特点。

其一,孔庙。19世纪80年代至清朝灭亡这段时间里,南洋各地华社曾积极推广儒学,举办学会、讲座,并建立孔庙,将儒学宗教化。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陈宝琛谒访印度尼西亚泗水孔庙,写下了一首五古:

泗里末谒孔子庙

终古侏 窟 崇朝礼乐堂。

地还名泗水,祀竟擅文昌。

滨海绵朱学,阶天复素王。

群咙衷至圣,一诏仰吾皇。

燿燿跻郊社,尊亲达輶航。

九夷居未陋,重译道弥光。

裸壤冠裳肃,腥乡俎豆香。

司仪徠学子,陪祭逮牙郎。

尼祷生辰溯,山颓讳日伤。

奠楹群属属,辍市各芒芒。

日月无私照,春秋有大防。

终看归则受,景教与天方。^{[4]93}

这首诗夹叙夹议,传达泗水孔庙的概况和本身对南洋华社崇儒的感想。通首皆为“阳”韵,多对仗,讲究炼字,对仗联中诗句间的意思大多相近,易给人敦厚严谨之感。“终古”八句,说的是泗水孔庙的建立缘起,“地还名泗水”句略含因地名巧合所带来的惊奇感(孔子的故里亦名泗水;“燿燿”十句,

反复以中原和蛮荒意象作比,带出传承意味,进一步写孔教南传的时代背景,以及泗水孔庙遵照礼制的情况,纯粹是客观的观察所得。最后四句皆为议论,“日月”与“春秋”句为对比,意指儒家虽然奉行无私精神,但夷夏之间仍有本质上的界限。结尾二句紧接着解释道,这界限就好比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儒教的教义主要是反躬自省,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则祈求神或真主的恩赐。南洋是多元宗教聚集之地,所以陈宝琛才会对不同宗教进行比较。毕竟时代的限制,以及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缺乏深入的了解,陈宝琛的议论未免有失偏颇,然而却表明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越感。总的来说,这首诗成功营造出庙堂的端庄肃穆,以及圣凡有别的距离感,只不过在情感上显得有些克制。

其二,佛教建筑。相比之下,陈宝琛与佛教名胜的缘分最深。他曾游览过槟榔屿的极乐寺、缅甸的大光塔、爪哇的婆罗浮屠佛塔。自南北朝以后,佛塔、佛寺这类汉传佛教建筑便成了中国诗歌常见的题材,其经过历代诗人的吟咏,早已形成一种熟悉的模式。陈宝琛游历爪哇时,有幸游览了重见天日的婆罗浮屠佛塔,然而,我们从陈宝琛对这座印度风格建筑的描绘中,感觉到他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舟中忆爪哇之游杂述八首之四

竺教昔南暨,疑在齐梁年。
鞭石造万象,冈阜光弥天。
我仅揽其二,诧是鬼斧镌。
巨塔垣五重,龙华会其巅。
得非修罗斗,断脰渺一全。
其一佛久仆,拽起龛欹偏。
无人踵布施,五亿王面钱。
余者得诸画,荒寒委风烟。
或于名园遇,犍致如铜仙。
瞥陋阙史乘,兴衰理茫然。
徒令暹罗王,望古悲涕涟。^{[4]95}

婆罗浮屠佛塔建于8世纪的夏连特拉王朝(Sailendra),随着佛教的衰退与爪哇政权的迁移,不久便埋藏在千年密林与火山灰里,直到1814年方被英国驻爪哇的行政长官斯坦福·莱佛士(S. Raffles)爵士重新发掘。由于缺乏对婆罗浮屠佛塔历史以及建筑构造的了解,加上是舟中回忆,故陈宝琛只能采用概括的手法。诗开头“竺教”四句,追溯的想象建塔之初的情景,“冈阜光弥天”一句,渲染出佛教的神奇与壮阔色彩。接着,“我仅”至“拽起”句,回忆

游览遗迹时的观察和思考,略嫌过于忠实地描绘客观场景,缺少了生动奇特的想象,其实,像婆罗浮屠这类历经沧桑而又神秘的胜迹,大可写得奇情壮彩,然陈宝琛似乎写得比较“人间化”,缺乏了引人入胜的魅力。“无人”句至尾,全为历史事件的叙述,主要托出“吊古”意味,以及对印度文化忽略历史的感叹,其中,除了“余者得诸画,荒寒委风烟”颇有韵致之外,其余的句子只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这首诗的异域色彩似乎不是很突出,作者采取较为消极的办法,则是尽量少用中国意象,然这未免带来一定的拘谨感。相反的,对于熟悉的汉传佛教建筑,陈宝琛反而能挥洒自如,比如:

宿极乐寺

远见疎灯炯海天。静闻虚涧响风泉。

西来礼塔还经此,为欠僧楼一宿缘。^{[4]90}

槟榔屿的极乐寺由来自福建的妙莲法师于1893年兴建,康有为等著名文士曾到此一游,且获光绪、慈禧赐匾扬名,故在南洋地区地位显赫。这首诗虽篇幅短小,却胜在情景交融,开头一句写眼见之远景,立即渲染出“海天佛国”的意境,而且颇有唐代钱起《送僧归日本》之遗韵,次句写耳闻之近景,以风泉之响烘托佛寺的寂静,后二句以佛教语点题,为此类题材规范的写法。整首诗风格清畅,跟写婆罗浮屠的那首大为不同,可见熟悉感能够使诗人一触即发,于刹那间舒展真实的性情。

其三,道观。陈宝琛游览了大白蜡(今马来西亚霹靂州,Perak)怡保南道院之后,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无论在气息还是修辞上,都远胜之前所述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陈宝琛南洋诗中最精彩的。

去老君岩数里山洞

益奇曰南道院亦供老子

我昔道幽陟彼岨。嵌空岩石疑世无。
晚来海股觐奇胜,自笑坐井真瞽儒。
后焮百炼太古雪,点缀裸壤峰峰殊。
碧幢翠盖亦千岁,衬藐姑射莹肌肤。
初游一岩已叹绝,导者乃比大小巫。
清绮外繚中矗起,摩谿乍入翻回纡。
暮天四垂阶级绝,绕壁鬼物群睢盱。
犹龙西出不见首,却占香火骄浮屠。
颇嫌俗构累真面,安得秉畀重枝梧。
左旋一洞俯倏进,持炬百武愁攀扶。
日光忽漏得盘坐,下有清泚游儻俱。
渊然石响从所扣,洪者钟鼓纤琴竽。

蛮荒筢路怪得此,造化泄秘将谁娱。
 谢诗柳记料无分,草草一至衰怜吾。
 持归奴仆命方广,夜半何当负以趋。^{[4]86}

怡保南道院坐落于石灰岩洞,有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石笋和神像壁画,始建于1899年(光绪廿五年),在陈宝琛之前,丘逢甲曾到此一游。这首诗明显受到韩愈《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的影响,以敏锐的观察和字句的锤炼取胜,而且,作者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还融入了一些奇思妙想。开头四句颇有法度,以过去的经历做铺垫和参照,衬托出南道院之“奇”,“嵌空”二字用得精确,使人一开始便感觉到岩洞内部的形态。接着,“后娟”四句紧扣“奇”字对岩洞外观进行勾勒,“后娟太古雪”和“藐姑射莹肌”,一来比喻山石之白,二来典故皆与道教神仙有关,三来指出山石年代之久远,如此“一石三鸟”的手法可谓精彩绝伦。“初游”二句为过渡与停顿,略发议论,接着,“清绮”四句续写入洞所见之形貌和情景,非常贴切生动。“犹龙”二句,将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与“西出函谷关”的典故结合在一起,并略带“翻案”意味,言老子虽西出,却到了南洋享受人间香火。“颇嫌”二句又发议论,虽嫌道观的兴建减损了岩洞的自然性,却也赞叹其构造之奇特。之后,“左旋”六句续写岩洞另一段景,对眼、耳、手、足、光、影、声、色都做了一番描绘。“筢路”至结尾为游历的总体感受,首先,感叹道观开辟之不易,以及造化给予开辟者的优待;接着,欣慰自身所见之奇境,乃谢灵运山水诗和柳宗元游记中所无,颇含自许之意;最后,突发奇想,言若将此岩洞持归,足可将永福的方广岩比下去。总的来说,这首诗清畅端庄,层次分明,从容大方,与陈宝琛敦厚睿智的儒者形象非常契合。

(二) 感念华侨

陈宝琛游历南洋期间所接触的华侨,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与华侨结识之余,还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反映了他们的生平际遇、生活和隆情厚谊,可看成是南洋华侨故事的一种温馨的呈现方式。

其一,文士。陈宝琛在槟榔屿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文士温旭初。温旭初1864年生于漳州海澄,少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6岁南下槟榔屿从商,热衷于收藏书画。力钧《陶然楼记》云:“京师陶然亭,去吾闽会馆迤,江郎中所建,……及游槟城,温旭初招饮寓楼,楼亦以陶然名。观瞻之壮,收藏之富,朋游之盛,觞咏之欢,如居京师时。”^⑤又,力钧《槟城温氏鉴

古录》跋曰:“温旭初,好书画,收存之富甲檳城,余旋里后,更为购宋元明人墨迹,又贻书都下同年生,索行草数十帧,物聚于所好,吾知必有以海外书画船目之者,仿乡先生《瓜棚避暑录》《退庵题跋》例,辑成一帙,归之旭初。”^⑥由此可知温氏生平之一斑。陈宝琛与温氏结缘,也与其收藏雅好有关。

温旭初出示董恽书画册留

题双溪寄庐

双流合响如听乐,四树连阴胜结茅。

赖有寄庐温处士,评书说画算新交。^{[4]90}

诗题中的“董恽”指董其昌和恽南田,这二人的书画能为远道而来陈宝琛慷慨展示,看来应是温旭初得意的藏品。“双溪寄庐”是温旭初的斋号,“双溪”本翻译自马来语“Sungai”,意思是河流,而“寄庐”则传达温旭初侨居南洋的心态。整首诗清新晓畅,衬托出温旭初的闲情逸趣,以及结识新交的喜悦。

陈宝琛不仅关注南洋文人的传统诗意生活,而且对他们丕振文教的努力也大为欣赏。比如在结识缅甸华侨苏学书、邱子安后感写了一首诗:

海澄苏学书邱子安并生长缅甸

而以兴教育才倡其乡人苏尤习缅甸地图志尝

为竹枝词数十首有诗见投因答其意

斯文未丧任居夷,豪杰能兴岂在师。

孔里衣冠通寤寐,朱波山水付嗟咨。

天无私覆从知圣,才不虚生要为时。

南下惜无三日暇,与君论学更论诗。^{[4]89}

诗歌以议论之语劈空而来,将在蛮荒之地传播中华文教的苏、邱二子比作英雄豪杰,可谓称誉之极。颌联紧扣诗题的“兴教育才”和“为竹枝词”,意思是苏、邱二子对儒家文教怀着崇敬与无比眷恋之情,以致那里的山水也沾染了儒家的情韵,从而触动写作的灵思。颈联,进而称赞苏、邱二子秉持儒家推己及人的无私精神,在适合的时机发挥才能,故能不虚此生。尾联,归结到与苏、邱二子的交游,珍视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苏、邱二子的生平事迹不详,但他们的行为操守却具有典型意义,是19世纪末中国文人在南洋传播文化的一面镜子。

正因为陈宝琛心中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所以,他的心情总是能随着南洋文人遭遇之升沈而喜悦或感叹。陈宝琛在新加坡逗留期间,想起了之前与自己联系过的邱菽园,当听闻邱菽园面临经济困境,生活陷入低潮之后,陈宝琛不禁有感写了一首诗:

息力杂诗之六

千户家家殖雄 斯人忍独坐诗穷。

杜鹃北望年年拜,长剩风怀付酒中。^{[4]84}

邱菽园身处商业气息浓厚的新加坡,却能坚守着诗人的身份,这令陈宝琛在同情之余也深感敬佩。诗的后半部塑造了一个思念祖国、落拓天涯的诗人形象,深具温柔敦厚之美。

其二,华社领袖。陈宝琛在南洋募款的过程中,自然接触了不少华社的领袖,但真正触动其诗心的,不是捐助巨资的绅商,而主要是那些曾经为南洋华社付出辛劳与贡献的前贤。前文提及,陈宝琛曾与檳城李丕耀有过一段文字之缘,当陈宝琛来到檳城时,李丕耀已逝世十年,陈宝琛特地前往百年适成亭凭吊一番,有感而写道:

檳榔屿李丕耀所建冢亭二十年前

尝乞余记亭有李石像没十稔矣

一尘曾堕海西南,刺眼青山急欲探。

却对石人两无语,鬢华墓树各氤氲。^{[4]85}

诗歌开头写对当年所写的文章念念不忘,于是兴致勃勃地想前去观览一番,此处用“一尘”来比喻所写的文章,极具形象感和哲理意味,而“刺眼”“急”字也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心情。除了《檳榔屿閩商公建义冢记》之外,陈宝琛还题了一幅楹联^⑦。诗歌下半部写来到李丕耀像前凭吊,情感从轻快突转为凝重,人生无常之感也油然而起!这首诗是陈宝琛南洋诗歌中格调最为沉郁悲凉者。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思想开始在英属马来亚传布,自1906年起,同盟会陆续在新加坡、吉隆坡、芙蓉、怡保等地设立支部,而在稍早前保皇党已活跃于这些地区。陈宝琛在游历中目睹了革命党演说活动,于是,便借着对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来的怀念,来抒发对政治时局的看法:

馆故甲必丹叶来宅叶盖土人拥以平乱者

既因惠潮客民不协质成于英人遂隶英时

有演说革命者援此晓之

螳螂相乘鹬蚌持,开门延敌悟来迟。

扶余尚乏虬髯主,枉睨中原劫后棋。^{[4]87}

叶来(1837-1885),又名叶亚来,祖籍广东惠阳,1854南下马来半岛,辗转于各地谋生,后来至芦骨、双溪芙蓉一带的锡矿场经营生意,并成为海山公司领袖之一,在政经文教上贡献良多,故于1868年出任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后来,马来领袖之间因商业利益问题发生争斗,叶亚来领导的海山公司与

另一华人帮派义兴公司亦卷入其中,各自选择阵营、激战于吉隆坡。最终,叶亚来协助东姑古汀(Tuanku Kudin)成功收复吉隆坡,诗歌题目所云“盖土人拥以平乱者”说的即指此事。而“惠潮客民不协”指海山、义兴之争,此正为诗歌借题发挥之处。陈宝琛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的典故,认为华人各籍贯族群因争斗而大伤元气,导致英殖民政府趁虚而入的这一观点,与事实真相未必符合,他其实只是运用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叶亚来时代族群内乱的例子,来规劝保皇派、革命两派之间莫再相互争斗,而让觊觎中国的列强有机可乘。诗的后半部,一方面感叹南洋尚缺乏像虬髯那样入扶余称王的人物,另一方面遥想着中国残破的局势,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由此得知,陈宝琛对国家有着最朴素的忠爱之情,他借着华侨事迹所申发的意见,也增添了这类题材的深度。

其三,乡亲父老。陈宝琛游历南洋期间,获得当地乡亲父老的热情款待和伴游,使他在短暂的时间里体会了南洋的风土民情,品尝了风味独特的热带水果。南洋气候潮湿,老人容易患风湿病,年近六十的陈宝琛在募款过程中长时间逗留在外,所以也难以幸免。陈宝琛对万隆父老在他患病期间所给予的悉心照料,感戴铭心,赋诗以为答谢:

病足信宿万隆留谢诸乡人

旅行难豫程,岁晏惜急景。

湿淫偶伤足,偃卧暂得静。

平生了无怖,矧此百迭岭。

跛履虽云衰,据鞍试一骋。

此乡人情厚,馈药日数请。

信宿勿再留,感君海天永。^{[4]91}

由于这首诗是写给平民百姓的,所以在用词上力求平实简易。诗歌开头四句,简练概括了自己在南洋犯病的情况。“平生”四句,表达了一种阅历深厚而不畏艰险的刚毅性格。结尾四句使用散文笔法,以海水之深广比喻感激之情,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岛国环境颇为契合。

其实,最令陈宝琛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华文化扎根南洋,以及华侨对祖国风俗文化的坚守之情。如:

舟中忆爪哇之游杂述八首

观乡知道易,南来吾亦云。

庶几结绳治,土番诚狃榛。

即吾漳泉旅,流寓忘冬春。

近者再三世,远或逮云昆。

言服化异俗,发辫犹仅存。
一朝横舍立,群岛书同文。
庙祀奉至圣,天颜拜至尊。
但祝国强盛,不必身被恩。
传食愧及我,礼质情弥敦。
四句太卒卒,自疑游桃源。^{[4]94}

诗虽写爪哇,实可以放诸于整个南洋。开头引用《礼记·乡饮酒义》“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5]1633},意指与南洋的乡亲父老接触之后,方知道儒家的精神文化已流布于其间。“庶几”二句,以南洋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反衬华侨的文明生活。“近者”至“不必”十句,写南洋华侨久居异乡,虽然有些方面也被同化,但仍然尽量保留自身的文化和习俗,并且对祖国念念不忘。结尾四句,表达对南洋父老的感激之情,以及游历南洋的美好感受。

结 语

陈宝琛的诗学渊源,一般认为师法王安石、韩愈等唐宋名家,而从《南游草》中亦能看出这种渊源关系。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陈宝琛“晚以久更世变,深醇简远,不务奇险而绝非庸音,不事生造而绝无浅语,至于抚时感事,比物达情,神里自超,趣味弥永。”^{[6]93}陈宝琛创作《南游草》时已年近耳顺,故《南游草》所体现的特色或可为汪氏的评语作一印证。总的来说,陈宝琛所写的南洋诗,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早期南洋华人诗歌开拓了游历人文景观的题材。陈宝琛仓促的游历过程,无碍他将心中积淀已久的人文情怀,投注在南洋的人文胜迹及华侨事迹和生活上,诗歌散发出浓郁的人情味,以及儒家君子的敦厚气息,契合“深醇”之旨,并且昭示着后人,继续对南洋的人文环境抱着殷切的关怀和守护。

[责任编辑:刘莹]

注释:

- ① 按:李丕耀楹联原文为:“三千世界载书还看天家墨渾犹新胜过琅嬛福地。十万由旬航海遍祝梵宇经香不断皈依曹洞正宗。”(光緒乙酉仲秋谷旦原籍泉州同安縣僑寓檳榔嶼信士李丕耀丕俊丕淵同敬獻)(力鈞《檳榔嶼志略》卷十《叢談》,清刻本,1891年,第3页)
- ② 邱菽园撰,王盛治、邱鸣权编《丘菽园居士诗集》初编卷二,新加坡:出版社不详,1949年,第7页。
- ③ 见邱菽园撰,王盛治、邱鸣权编《丘菽园居士诗集》初编卷一,第22页。
- ④ 按:正巧在同一年里,邱菽园写了《答友劝出山》三首婉谢诗。
- ⑤ 力鈞《檳榔嶼志略》,卷五《名胜志》,清刻本,1891年,第13页。
- ⑥ 力鈞《檳榔嶼志略》,卷八《艺文志》,清刻本,1891年,第5页。
- ⑦ 力鈞《百年适成享宴游纪略》云:“游株眼东,观闽人新购丛葬处,山高草润,冢墓累累,至此觉名利之心俱淡。山前有一亭,名曰百年适,乃全闽之旅商民共立者。内有楹联二,一为前四川即用县何履亨撰,一为前江西学政陈宝琛撰,文情并茂,哀恻动人。……陈题:远适异国昔所悲更满目蓬蒿逝者可伤重自念;行有死人尚或殓况关心桑梓魂兮何托盍归来。”(力鈞《檳榔嶼志略》卷六《建置志》,清刻本,1891年,第10页)

参考文献:

- [1] 陈宝琛撰. 沧趣楼诗文集(文存卷上)[M]. 刘永翔,许全胜,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 陈宝琛撰. 沧趣楼诗文集(诗集卷二)[M]. 刘永翔,许全胜,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3] 邱新民. 邱菽园生平[M]. 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
- [4] 陈宝琛撰. 沧趣楼诗文集(诗集卷四)[M]. 刘永翔,许全胜,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5] 郑玄注. 礼记正义[M]//李学勤,主编. 孔颖达疏.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 汪辟疆撰. 光宣诗坛点将录:卷一[M]. 王培军,笺证. 北京:中华书局,2008.

The Humanistic Concern of Nanyang in Chen Baochen's *Nan You Cao*

TAM Yong-hu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Johor Bahru 81300, Malaysia)

Abstract: Based on Chen Baochen's visiting famous historical site and exchanges with celebrities in his *Nan You Cao* (《南游草》), this article explores his concern for Nanyang's history, cul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fe, which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Nanya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 Chen Baochen; Nanyang Chinese; Nanyang poetry